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晚詩

吳哭亦虛一首 用方時敏韻

髯吳少年日輊車駕飛黃授簡千人中風流藹東梁根植苦不牢一朝隕清商誰者不歸盡我獨哀此郎人物秀且美叔夜憁龍章眼看一杯土瘞此白璧光空餘百篇詩老語驚摧藏孤兒將誰賴門戶如冰霜我非山巨源感念徒悲傷恨墨慰九泉別語尚微茫 亦盧暗別屬余為銘

吳彦和朝散挽詩二首

挂冠歸去何曾老賢達誰如此大夫白傅寧唯結香火秀鷹初不為蓴鱸岸巾扶杖方行樂尋壑絰丘失步趙惆悵眼中前輩少更憐鄰國後生孤談絰析理老逾工家學諸郎得馬馳心遠自無流俗駕語真端有古人風每容晚進壺觴共尚許殘年杖屨同棲悽斷松杉封馬鬣不堪持酒酹橋公

吳公立承事一首

脫蛻超然不可尋了知胷次本宏深智謀誰復如樗里緩急惟思扣季心驚見丹爐無宿火欲憑遼鶴問遺音邦人豈識神仙事競挽喪車淚滿襟

徐仲常朝奉二首

豈弟臨民契昔賢政成終自弛蒲鞭暮年三徑師元亮故國扁舟老計然北陌東阡遺杖屨後岡前道鑠風煙郎君秀美如圭璧會有恩光賁下泉

魯居士二首

臧否何曾挂必真語自真風波諳末俗金玉見

斯人大廈方巢燕新岡已卧麟死生知是夢灑落更誰倫

又

自忝知心舊常如識面初情親終近古識遠勝知書水宿同煙艇山行並笻輿眼中無此老洒滿獨沾裾

悼忠顯劉公二首

時相開邊隙羶胡入帝州痛心惟主辱何意辨身謀義氣催山岳高名照斗牛天令光史册為洗百年羞

又

重義何難死知恩忍自欺豫生真國士南八是男兒天地一朝熏風霜千載悲至今瞻拱木人口勝豈碑

泰政大資張公二首

遇合時多故風雲氣自強補天煩大筆豎國見名方惻怛憂民意懇懃薦士章可能遺一老誰復問窮蒼

又

塞壘烽初息留鄴倚重臣姦驕陰奪氣政化本

如春待得中興日寧論獨病身空餘閒下士悲
恨不勝陳

方祕監允迪二首

聲名三紀在中州身到蓬山最上游篤行宣唯
今代少摛辭仍向古人求獨嗟宣室催歸晚不
料漳濱卧疾留慷慨既嚴尤三策在暮年誰識子
心憂

同舍西癯四十春亂離君我兩身存寧惟交道
全金石罕見人間此弟昆雅志澤民終莫遂徵
言憂國豈堪論鸕鷀渡口千峯合悽斷西風淚
暖昏閒業

劉書記參司業二首

三紀飛騰近要津聲名磊落動朝紳當時薦士
韓安國早歲談經井大春芸省並游今幾在蟠
拗立處夢曾真蹋冊西望門生老悽斷雲山淚
滿巾

莫奉議二首

五斜難堪志願違斜川亭興宿心期自持雪檛
霜松操直到鷄皮鶴髮時身世幾番驚懼梦功
名一局半殘棊高風獨與齊山並他日行人口

似碑
[illegible]梅子漸朝議一首
世事何曾有到頭此心安處便休休田園竟老
陶元亮鄉里誰如馬少游樂施輕財知氣槩飛
觴舉白見風流吁嗟四十年前夢追愴往行淚
莫收
[illegible]叔父朝請挽詩二首
厲節冰霜似橘辭錦繡如誠心惟濟物老眼更
便書備養令誰及辭榮計未疎郎君官已重門
戶合開渠

又
四紀儒林譽談經我一門那知詩禮學晚失父
師尊阡陌南陽舊松杉厚夜温心摧寒日落淚
盡晚雲昏

詹閣學持國二首
元祐崇三舍詞場次第開兩科踰萬士一日見
連魁圭璧知難售鵷鸞獨晚陪亂離身已老不
復夢東臺公元祐間為太學三舍魁是歲秋試公進士又為魁同日揭榜聲喧都城
至行無瑕玷令人見古人傷時心獨切接物語
能真正墅尋春舊松杉墮淚新飄零一尊酒無

復聽諄諄

賈居仁侍郎一首

禮樂三千字論思二十年聲名江夏愧志節祖生先閔世初何有安心晚更賢對基無復德悲淚渺林泉

少保左丞葉公二首

四紀聲華舊三朝道義尊微言真自樂博識更誰論翰墨餘千載哀榮付九原杉松倚幢節愁絶暮煙昏

又

文章千古事富貴百年身並世今餘幾如公孰擬倫軒裳清夢破丘壑此心親歎息韋編旨無從舉似人

李方叔侍郎一首

論議當年聳外廷英英人物照丹青文章共道追千古訓誥曾看媲六經疇昔鷁行今幾在異鄉薤露不堪聽老成遠矣何嗟及聞說郎君有

典刑

周元舉侍郎一首

迥翔三紀到甘泉始覺身歸雨露邊黃霸聲名

初不減吾丘智略孰居先勤勞再見雲橫嶺志
業空驚雪滿頗愁絶故山三徑晚不堪持酒酹
風煙

葛魯卿待制二首

先皇隆教育師席重朝紳模楷歸元禮紛綸仰
大春壯圖初未究歸意久逾真匕鼎平生事何
人得此身

又

論議超今昔文章適典彝老成嗟已遠後學歎
誰師封域南陽舊交親北陌悲他年門弟子下
馬識豐碑

鄭維恕二首

我憶谷口孫氣貌清而腴山潛三十年吐此百
卷書嗟哉谷口孫向法何摧藏骨冷歸九原古
意墮渺茫

蔡人黃氏一首　方勺　廸祕監之室

半世安貧家自宜瀛州進退本觀時隨身況有
居士服傍澗寧輸米藻詩案上鏡奩今寂寞林
間風日倍淒悲山公取友先嵇阮永愧論才得
誤知

安人陳氏一首

孕秀名卿族来嬪吉士門夫從中歲達家至暮
年温意淡如忘物身安只弄孫鏡奩今寂寞遺
誡不勝論

孺人張氏一首

慈惠閨門浹清真意不私臺臣有賢操母德是
吾師家近青烏卜名傳黄絹碑馮勤終貴寵他
日豈勝悲

夫人趙氏三首

疏派天潢潤天孫賦錦裳佳祥来吉夢淑德著
休光周室中興自唐家異姓王良人勳業茂恩
澤未渠央

又

曽謂閨房粤忠誠意有加相夫惟以義體國乃
如家天上期何近人間日易斜綸言知甚寵誰
為寄雲霞

又

帝胄恩葉久夫人獨儉勤仁心見輿誦孝行溢
前聞疇昔半眠地而令鶴帰墳家聲應更好少
長摠能丈

沈夫人二首

婉晚閨門秀安貧六十春相夫惟禮義玩意獨清真蜀道靈歸遠吳山兆卜新哀聲傳北里悽感路傍人

又

盛德高門閥榮光動里閭如何偕老願端向此時攀幼婦辭新刻仙旌遊夢莫攀吁嗟禕翟貴不事業更申外論思契晁氏年雖瀕鈞渭志不在

新本無此俞居易閨學二首

封留慈愛平生念懽愉未路收遥知謝公客揮洒過西州

又

奕世綸交契紅花巷陌春僕所居舊稱紅花園楊雄一區宅是百千年隣游倦歸相踵身閑意更親那知從此別老淚損天真

苕溪集卷八

# 莒溪集卷九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 策

### 策問

#### 試館職策

對天下之事刑雖不同而其理則一所為異者患在不得其要苟得其要而持之若舉目而提其綱挈裘而振其領也夫何故原其所始要其所終歸而已矣是故有難易之說者其形也無難易之說者其理也世之說曰創業誠難守文不易而後之議者又以中興為尤難且天下草

昧群雄競逐攻破則降戰勝則取茲創業之誠難富貴則驕驕則溢溢則怠茲守文之不易中興之事則無而有之此所以為尤難故曰有難易之說者其形也天之所以授人生者豈以其人心之歸耶人心所在天命隨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然則理之所在不失人心而已矣故曰無難易之說者其理也嘗謂天之興廢猶一身之安危其所以扶衰而起已病者亦不異顧鑒何如耳明者見形色于未病之前故為之也易昧者究脉絡于已病之後故為之也難夫醫國亦然上有粃政下有幸民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凡可以馴致敗亂者皆病也昔賈生當文帝治安之時痛哭流涕以為深憂其說以諸侯勢強為病腫盖未形而見之然生自謂醫能治而上不使者顧元氣未大損也形脉病而元氣存則文帝不用賈生而生之說雖驗於後國終不忘如其不然生且望而去之矣又奚以痛哭流涕為哉故醫國者必視其元氣存亡多少為決所謂國之元氣則民心是也夫謂之

中興則國既病矣既絕而復蘇矣然先世之德澤在於人心者豈遽泯耶故愚不敢以為甚難而不為者有可因之勢故也自昔所謂中興之君多矣然未嘗無可因之勢周之宣王也漢之光武也唐之肅代也晋之元帝也此明問之所及也其一時將相在宣王時則有若仲山甫在光武時則有若鄧禹元帝則有王導肅代則有李郭君臣之間所以扶持顛危恢復大業頗其事不同而其勢則皆有所因何也三代而下享國之尤長者莫如周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再傳至不窋而失其國公劉繼之改脩其政去邰而國於豳又九傳而至太王獯鬻迫之去豳而國於岐文武繼之遂有天下又九傳而至厲王犬戎殆之失其大業宣王繼之內脩政事外攘戎狄而周室中興焉三代如周無以加矣然失國者再失天下者一或殆於獯鬻或殆於犬戎然而不亡者豈世世脩德在人心者固耶故山甫之所以輔其君者雖不多見於經孔宣王之所以勞来安集其民與脩政事攘戎狄之實蓋山甫將入相之力也漢祀二百而中絕然高祖開

基規橫宏遠文景繼之以德化民本敦節用輕
徭薄斂所以結民心者厚矣當時未見其効也
至强臣擅命國統已絕天下之心猶惓惓焉思
漢不忘則惠澤之在人心為何如哉光武之初
百姓見司隸官屬且驩然相慶以為不意復見
漢官威儀則是思漢之心既久而未忘也唐自
高祖起義兵既消群盜大宗繼之脩教化明政
刑以府衛養兵以只分世業授地以租調任民
百姓安業為日久矣正觀之治比隆成周又開
元二十餘年之間天下熙洽外戶不閉行糧不
賚則惠澤之在民心固深安史之亂雖生於所
忽而肅宗以太子起靈武代宗以廣平王相繼
靖難尅復兩京再安社稷當是之時功歸李郭
不可訾也宰相如苗晉卿裴冕輩何能為哉也
然則宣王也光武也肅代也席祖宗之世德而
興者也若元帝則不然懲懷之難晉祚既絕元
帝以瑯琊王渡江承孫氏累世之舊皓雖淫虐
失民而司馬氏之德澤亦未有以結江左之心
故懲以王導佐元帝之興為尤難然所恃以興
者何也中原之毒方熾而人心易收也觀導等

請用碩榮賀循等謂之以收人心則亦不可謂
無所因矣嗚呼羯胡劉曜華生民塗炭遠之佐元
帝也宜若捕龍蛇格虎兕不得斯須暇也顧乃
開設學校賓禮賢才措事業於雍容談笑之間
其後謝安為相亦以雅量鎮之議者譏其以清
談廢務浮文妨要終不為變此兩公者豈智識
有不及耶意當是時中原方亂人心雖曰易收
亦或易危未容以威猛勝服之也然江左立國
既不能與周漢並隆又不若肅代之能剋復舊
物豈其世德之厚薄異耶故中興之功或繫之



將李光弼郭子儀是也或出入將相之間山甫
鄧禹是也然議者謂再造漢室禹為元勳豈耿
賈吳祭之徒卒不敢興之齒耶自馮愔之叛禹
之威望亦少損矣然而功不減焉何也關中天
下根本且漢之舊人心之所依歸者也蕭何任
關中之寄以基帝業為時宗臣則禹之功獨高
者亦豈以關中之重為能佐佑中興耶洪惟我
宋之興為民立極撥天下之亂而反之正人心
樂推神器自至卜宅梁宋之間非有太行孟門
羊腸伊闕以為塞非有洞庭彭蠡沔川漢水以

為池立國百七十年無一日犬吠之警其所恃以為強且固者人心而已故祖宗以来所以惠養元元甚厚而德澤滲漉在人膚肺間雖千萬年来意也承平既久鬱生邊隅胡虜犯順蹦躂京邑于茲六年矣聖主憂勤夙夜圖回事功閱日既久未見赫然振起之象然有志之士頗有獻於上者亦以人心未忘有可因之勢而已今明問以四代任人之方與其將相救時之得失孰可以為法於今且在當時有遺恨而可為後世鑒者願使論之愚固論其略矣抑複惟念天下之事以所不克濟者患在於不為而無患其甚難故聖人畏難無而不畏多難以其因難而能圖也又況禍福倚伏之理為未易料昔者吳王夫差既勝齊伍子胥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使吳不得志於齊而以覺悟王心吳國猶世今天禄亟至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吳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入郢楚人大懼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夫戰勝人所喜也而以為大憂喪敗人所廢也而以為可為則是禍福倚伏之理果不可料而

不可不為者也如其不為而俟天命之自回人事之自正敵國之事屈盜賊之自平庸有此理也哉愚願聖主與二三大臣早夜以思凡可以救人心而服之者悉舉而行之於此有二說焉人主憂勤寅天命側身修行罔敢暇逸然後能服人心宣王之事是也大臣至公黜陟明允選用群才皆從人望然後能服人心王導之事是也雖然用賢不可盡去邪不可不力何則賢者之於君也以禮進以義合所言而從則將繼此以進其所未言所行而信則將繼此以勉其所當行苟有疑焉則亦已耳以鄧禹之知略而遇光武之君受任之閒猶有所愧而況其他乎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志則害君子此理之必然者也嘗怪光弼之勳業若此而不肯離軍中君臣之間不能無疑代宗雖厚撫其終不至朝廷豈以讒邪之人為可畏耶光弼尚然而況於餘人哉故曰用賢不可不盡去邪也不可不力也然則在當時有遺恨而可為後世鑒者此歟嗚呼君子小人不可不先辨也

君子陽也小人陰也猶人之身少壯則多陽非無陰也陰不能勝陽而反制於陽老耄則多陰非無陽也陽不能制陰而反勝於陰方天下盛時固多君子反其久也聽用原省之術不至浸淫至於衰小人者以類至而日勝以至於無君子則亡矣故善養生者求所以輔陽而消陰善醫國者求所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頤中興豈難哉惟上之人勉焉若以為甚難而不為則愚不知也謹對

平江試院策問

問文者貫道之器道有升降故文有變草廣夏商周之文均於言道而體則三變曰渾渾也灝灝也噩噩也典謨訓誥誓命存焉可得而知其辭歟自漢之魏辭人才子文體三變曰工為形似之言也長於情理之說也以氣質為體也詩賦紀傳書檄論贊存焉可得而知其辭歟終唐之世丈之變亦三緯文繪章則王楊為之伯仲雅熙浮則燕許擅其宗嚅嚌道其涵泳聖涯則韓愈偏之柳宗元等和之今其文具在可攻而知不識所謂文之變者其必因時而變歟因人

而變歟抑時與人相待也且所立必有所拙所長必有所短其在一時孰失孰得孰強孰劣孰同孰異書曰辭尚體要語曰辭達而已矣虞夏商周之文雖不同皆不害為辭達與體要歟漢魏及唐又何如哉頎必有能臻是者赫然與詩書表裏爲可誣也諸賢致力於斯文久矣試據其實為有司論之無以漢魏而下為區區不足道也

臨安類試所策問

問蓋聞為治之本必由於人才用才之術莫先於人望人望所在民心歸焉昔者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而用趙武祈奚等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晉國所以復霸元帝渡江王導勸引賀循顧榮輩以收人心歸群才並至江左以之中興豈中興復霸之功必待是而後立且其人之事業果有異人於前抑用此以為收人心之術也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所用皆豐沛故人驁繒屠狗輕猾之徒有所不擇所過郡邑詢問賢豪及於麾下騎士甚者登壇拜大將而一軍皆驚惡在其為人望也哉至光武則小異其所與共

起南陽者固多一時亭長縣吏及天下稍定以
厚禮聘嚴光以三公起卓茂特見尊寵則又或
以人望為從此其故何也或曰創業中興其事
不併顧理勢不得不然諸君講明於人才之說
宜有日矣今聖主將樂聞之併陳于篇以俟
採擇



# 苕溪集卷第十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 講義

### 下武

經緯天地曰文文所以立德戡定禍亂曰武武
所以濟功以武繼文者以功濟德也周家之興
文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克成厥勳
非無功也以德為主武王于此將以昭三后之
功頌必有聖德然後能集天命則功不期昭而
昭矣大明之詩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

起南陽者固多一時亭長縣吏及天下稍定以厚禮聘嚴光以三公起卓茂特見尊寵則又或以人望為從此其故何也或曰創業中興其事不佯顧理勢不得不然諸君講明於人才之說採擇宜有日矣今 聖主將樂聞之併陳于篇以俟





講義

下武

經緯天地曰文文所以立德戡定禍亂曰武武所以濟功以武繼文者以功濟德也周家之興文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克成厥勳非無功也以德為主武王于此將以昭三后之功頌必有聖德然後能集天命則功不期昭而昭矣大明之詩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

此詩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然則天命所在在茲德也所謂德者宜若在我而詩以謂天之復命武王乃自於文王之有明德何也蓋天方授周則世有哲王以相繼述克就大業豈人之所能為哉詩曰萬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推本言之則武王之能昭先人之功也抑天而已哲者智之加乎人之謂不如是不足以昭德塞違臨照百官也先王以是造始後王以是續終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書曰茲商多先哲王在天所謂在天言其神也於三后言在天則



知武王所以配之者以聖德而已惟武為足以繼三后之文惟聖為足以配在天之神故曰三后在天詩言命此文王君天下於周京則天為將命文王于周于京則天為將命之地武王之作鎬京於是配行其德焉故曰王配于京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曰世德作求者蓋作而求先王之欲善繼志者也曰昭哉嗣服善述事者也書曰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老子曰常德不忒為天下式君人者孰不欲天下之丕式哉上無以配天命則下無以立信于民下無以立信

于民則欲其式之也難矣故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孝子不過乎物所謂則者性之物則而已故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曰媚茲一人則道足以媚上下曰應侯順德則德足以應民物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武王所以得天人之助者以此而已夫然故百姓與能而天降之福爲非徒與之又將奔走而佑助之曰昭茲來許則許其能昭又將奔走而佑助之曰受天之祐四方來賀非徒賀之又將奔走而佑助之者也孟子曰得先人之功爲百姓與能者也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祐天降之福者也曰受天之祐四方來賀非徒與之又將來賀者也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佑非徒賀之又將奔走而佑助之者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況其通者乎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況其遠者乎嗚呼昭先人之功至于四方奔走而佑助之斯有道矣考於詩書以四方則無思不服以諸侯則不期而會鷹揚之師起于渭濱獻褻之貢及于西旅微盧彭濮稱戈而輔九夷八蠻通道而至侯衛駿奔而奉祀巢伯來朝而嚮方則其奔走

来佐可知矣竊嘗原是詩之意所以臻此有兩言爲哲見于外孝在于内而已何以言之自昔創業守文之君未有不本於哲世有哲王非特周也洒誥曰在昔商先哲王建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無逸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然則其来尚矣于此欲以昭先人之功碩非哲不能也中庸曰武王其達孝矣乎又曰武王纘太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于是詩見爲然則得天與民碩非孝不能也不然是詩何以首言哲王屢言孝思也哉

## 立政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政之所由立也無他道也得人而已是道也三代共之莫不皆然而周公于成王又告戒熟復若是其至者以用人之際不容于或失也國之強弱以之國之治亂以之國之興亡以之然則如之何亦曰審擇而已審擇之要必自迪始王左右之臣其近者也所謂左右之臣者常伯也常任人準人也

綴衣也虎賁也常伯庶官之長所謂在位者也
常任準人事之臣所謂在職者也準人非伯非任
王所取以為準者也綴衣則内侍之類皆舉矣
虎賁則外衛之類皆舉矣是五者宜王之所審
擇而周公之所當先告也故曰王左右常伯常
任準人綴衣虎賁柳嘗觀夏之事矣宅乃事宅
乃牧宅乃準所謂三宅者是也柳嘗觀湯之事
矣用三有宅曰三有俊者是以夏商之事為未
至也又以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告為所謂三宅者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
而既用者也三俊者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而
將用者也在夏之君則居之而安矣故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在商之君則用之而就其事
稱之而就其才矣故曰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
有俊克即俊在周文武則又能克知灼見其心
故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所以強弱
以之者何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則
以無其人為不競也非強弱以之乎所謂治亂
以之者何曰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則以無其
人為不能協厥邑也非治亂以之乎所以興亡

皆以得人為本自三宅至百司庶府王庭之官

以之者何於文武曰以竝受此丕基則以無其人為不足以興起也非興亡以之乎強弱也治亂也興亡也其困則人而其成則天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賢故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欽事皆以有是三宅三俊而得乎民得乎民蓋所以得乎天也非特左右之臣也自王庭以及乎都邑之臣自諸侯以及乎夷狄之官也自藝人至于尹伯都邑之官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官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夷狄之官也內之王庭外之都邑遠之諸侯又其遠之于夷狄皆得常言之士以充其任此文武所以並受大業之基也三代之政皆以得人為本則為成王以繼其後者當如何哉盡求人以自輔而已故于庶言庶獄庶御名則戒之以思成德之彥于立政立事則戒之以惟吉士又戒之以克用常人然後內足以相國家而成文武之業外足以詰戎兵而陟文禹之迹也然既曰成德之彥矣既曰吉士矣又終之以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何也是篇語名官之意皆取其常德為曰常伯常任準人則非有常德之人不可以

居是選也常之為義大矣哉荀卿曰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皆取諸常也常卦之象曰雷風常君子以立不易方至于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其失見于九三常首之次五曰天地之常君臣常也至于月不常臣失行也則其咎見于次四都人士謂有常以齊其民常武言有常以立武事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緇衣曰人而無常不可以為卜筮然則取諸人



以立政也其可以無常乎曰言士曰常人其揆一也此篇曰庶常吉士曰常吉士皋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為吉士為耳雖然得常吉之士矣有一愆人間之則政亦無自立為是書告戒有詳于君子小人之際曰用愆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又曰其勿以愆人又曰時則勿有閒之言愆人不容有也蓋君子小人並立于朝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君子必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而小人者以其類至矣此無他君子之道剛小人之道

柔君子未嘗謀小人小人必謀君子也何以明小人之必謀君子也夫之為卦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故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者小人之道不得行爲非無小人也小人之道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將謀之雖以一小人之寡或能為衆君子之害正復有待爲耳此所以不容有也故曰勿有閒之

說命下

自至于曰来汝說以下高宗以師道命傅說自說曰王人求多聞以下傅說以學告高宗自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以下高宗知說所以教而更命之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則說知高宗所以命而終成之也君奭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高宗嘗于甘盤而不終其業矣無逸曰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則亟于荒遠而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其所以有望于傅說者蓋困而知學爲酒

醴不能自發有以發之者麴蘗也猶才不能自達有待于達之者欤羹不能自和有以和之者鹽梅也猶德不能自成有待于成之者欤曰交修于罔予棄予惟克遘乃訓則許之以受教而不拒也說于是乎可以語學之道莫先于求多聞求多聞所以學古也不通于古則處經事而不得其正蒞庶事而不知其權亦惡能有所建立哉非特不足以建立柳將隆先王之緒而不克永久也故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信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則知道知道然後樂循禮故曰遜志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故曰務時敏學自外至故曰厥修乃來至是則曰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故曰道積于厥躬不足則學有餘則教故曰惟斆學半記曰斆學相長此斆學半之謂也始于學終于教學不可已也故曰念終始典于學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故曰厥德修罔覺湯之於伊尹學爲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然則高宗之務學可不以成湯伊尹之事爲監乎故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如是則說當式克欽

承以輔王之學非特式克欽承也又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以成其交修之志也高宗于是乎知說所以教而更命之者先王保衡得厥后惟堯舜憫一夫之不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又其效至于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則亦無愧于先王矣是乃說所以教而欲成之意也故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竊嘗論之事不可以不師古而師古不可以不務學苟務學不可以不師古而師古之賢君所以大過人者無踰于此三言者矣且君之于臣也豈特臣之而已哉有不得而臣者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有不可得而友之者則事之矣思曰大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曰事者師焉而已矣經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傳曰其君賢君而有師者王其君中而有師者霸然則固不可以無師也黃帝學于務成禹學于西三國湯學于伊尹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周

咸公學于甯越齊小白學于管仲魏文侯學于子夏晉獻公學于祖朝燕昭王學于郭隗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至于功志有遠近成就有大小所學有賢不賢則繫乎人而已然則固不可以不學也嘗觀堯舜之為君皋陶之為臣鄒俞吁咈共濟于一堂之上宜必有甚高難行之法度不可遽及之謨謀更新一時煜耀來世不然何以得聖君賢臣之名于當霄壤間哉及攷書之所載不稱其能作古而稱其稽古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帝舜曰若稽古大禹曰若稽古皋陶君臣之間皆稽稱古為然後知雖聖帝賢臣未有不本于師古所謂學者學此也所謂教者教此也詩曰不遹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然則事不可不師古明矣由得師以務學由務學以師古以至其建立無愧于先王此高宗之所以為賢君也孟子曰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嗚呼所謂大有為之君蓋不世出然而無是君則已苟有是君未有無其臣焉此殆若符契之合故曰必有所不

召之臣高宗即政之初精誠感格夢賚良弼得說於傅岩置說於左右以版築之賤位冢宰以人臣之卑處師道君任之而不疑臣居之而無畏此非有神契默會惡能臻于是哉文王之得臧文人高宗之得傅說迹其遇合蓋有異于人矣宜其相得之深無所疑畏爲然說之對高宗始曰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者彼以臣之事責我也卒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彼以師道望我也謂之對揚則若與爲敵爲有道之士處辭受之間無所苟也且當其任不辭其責有是實不辭其名孟子之于齊王且將以師道自居也而況有高宗之君乎湯之於伊尹學爲而後臣高宗之於說臣爲而後學其事雖殊然其成功一也

卷第十終

苕溪集卷第十一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狀

與越帥議討杭賊狀

某竊聞杭州兵士閉城門辱守帥敖監司縱火大掠繼聞閣下遣卒徒數輩入賊招諭曉以禍福且令出降使者再往返賊辭畧屈而未決彼自以罪大不宜遽出又窃大府子女玉帛之欲未慊於其心彼非不知吾帥治吾州如古人御軍士有恩信勞来衣食之甚厚也益勢窮力屈

而後降耳曰者又聞閣下以為賊不足平方將發厲郡之兵自將往討絶江濟師某竊疑之或曰信也或曰兵家固有先聲後實此殆為先聲者耶或曰閣下謀府靚深非吾徒所能料也然不然未可知也且賊辱守帥殺監司廋之大者閣下受　朝廷之寄當一面之重討之宜也頋未知所以討之之策安出耳自軍律廢弛吾州之兵與厲郡之兵其舊存驕肆很悖猶杭之兵也然今日之勢在彼為死士在我為驕卒彼一以當我百若新募之兵又率皆田野之人未嘗閱習姑使帶衣劍執旗纍纍以守郛郭若縶犬豕而豢以虎豹之皮一露爪足彼則咍之矣又杭越自江而濟有二道曰西興曰漁浦率皆背水未見其有異也夫兩軍相距於平原敵向水我背水且不可況背水而攻人之城哉此兵家所謂危道也集愚見以為莫若招徠婺溫台等州之民居山谷閭號為土豪者假以官稱誘以厚賞使募鎗杖手擇精銳數千選將統之取道由富陽以進並山遵陸而無背水之窘又檄浙西諸郡兵尅日俱集我民出其左浙西兵出其

右賊勢窮迫必面縛出降藉令不如所欲在吾州固未有患也某愚陋誠重守帥之出譬如持百萬錢與人博必三復投之若悉舉而大投有不勝則無繼矣兵家頗豈有必勝之理哉方今國威未振民卒幸亂旁近竊發者非一吾州之氓以帥為民命今舉一路之兵自將以往不頗其後以我之百當彼之一而又履兵家之危道既而曰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誠恐非徒不足以靖亂抑有不可知者昔魏遣太子申自將攻齊過外黃外黃徐子勸太子還汁之人所詿誤也其越職妄議罪在不貸然今日之事非常事也輒冒瀆以獻無任悚懼之至

劄子

論僥倖之門不塞

某嘗謂朝廷之患在僥倖之門僥倖之門不塞由至公之路未開好惡以是屢移紀綱為之浸弛數十年來姦憸顯行蠹弊百出職此之由所賴以救世者在大賢君子居上而力持之如其持之不力則至公之路必不開僥倖之門必不

塞抑恐有以召之也其請言一二事

祖宗以来人材進用非功德盛大才能超異未有遽至顯要者大抵由外以及内更歷既熟且須以歲月之久始見選除今也内為省郎外為監司有未歷二數考者僥倖之徒殫竭日力奔走求合不復知分守之可安不曰有以召之乎入仕之初必由銓選其来久矣今也後進少年僅得一官即以恭部為辱賓緣請託求為王官次則辟舉往往得之求而不得其路自塞求而得之何病而不求不曰有以召之乎中外百職初無異才今　朝廷之士入而不出服職在外者雖有異能顯效不見召用閒有召者則羣起而詆之恐其妨己進也兩途既分向之樂事勸功者且化為苟簡矣不曰有以召之乎親喪而奪情從仕者益士之所不忍而　朝廷非軍興槍攘且其人才實足以當重寄者不輕為此舉也盖時雖迪功鄉之微亦起復為州縣官甚者有親病未絶而先期求起復今此風未盡革也特假從軍之名以為出仕之地耳故士之無恥者不復安於執喪不曰有以召之乎事之可言

非特此數者而已其窮為救時之弊莫先於至公行此一言疑若不難且其事若迂緩非所當急也然而理必有至者公道行則好惡明好惡明則賞罰當賞罰當則吏各盡其能而賢者樂出為用賢者樂出為用則內治舉而外侮銷矣在今之日恢至公之道而力持之豈無望於大賢君子也哉然以此屬相公者非特某也干冒鈞嚴無任恐懼之至

## 論增立嶽祠之弊

某竊惟親民之任



祖宗以來實重其選故於選人改官親御便殿臨軒閱實然後受之利害在民不敢輕也伏見近者朝廷曾立主管廟嶽之格又有額外特差所以矜恤流寓及久於銓曹而不得調者德至厚矣然選人未仕志在便私往求之在今日全未有患更一再任滿緣請託薦舉及格則改官親民矣且所謂主管嶽廟者名為出官實不任職親民之任其可使未嘗任職者為之乎誠恐遺患於他日之民甚大有不得不慮也其愚意欲望　朝廷詳更部立格應選人自出身

以来未曾歷州縣官終滿一任者雖考第滿足薦舉及格並不許改官其京官出身開陞親民資序者准此不惟有以仰副
聖主憂民惻怛之意亦所以成就人才稍令更歷習熟見聞他日任使有大於親民者要自此始也

## 論移易縣令

某伏覩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指揮江南東路漕臣申請契勘本路知縣內有庸懦不可倚仗之人緣別無罪犯難以按黜欲乞許於縣丞及監當幕職官內諸司公共選有風力才幹之人兩易其任各不理違闕奉
聖旨依又紹興六年六月七日臣察上言欲乞申敕帥守監司今後縣令之庸懦不才者依法移易之此治以在外之職號為最難且切於民之利害者莫如縣令故假監司之權得以察其能否而易置之甚盛德也然某之愚見以為尚有可議者人才有能有不能事任有劇有易能者處其易不能者治其劇則稱職者鮮縣令之才既不多得則莫若移易而不能治劇者亦未

為棄才又無罪可書遽加以庸懦不才之名則是無用於世苟蒙此羞雖易以他職其尚肯復自淬勵以求稱職耶自古聖賢未嘗敢以通才望人特曰因任而已謂之因任則隨其才之短長而審處之彼善於此可也故自元符以來立法止曰諸縣有繁簡雖易監司察令之能否許隨宜對換而不以惡名加人非特出於忠厚抑利害之實不在於此欲望朝廷更賜詳酌遇有移易許止言某人長於某事宜處某職乞相對換其餘依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庶幾人人感奮以赴事功民受實德其愚陋僭言無任恐懼之至

## 論財用

某嘗觀唐史稱劉晏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初未之信及考其所以致之術大抵籠商賈之利而歸之公上以供費用故科斂不及於民且山澤之利在商賈久矣當天下安平無事時固未嘗較官取之薄商賈得之厚以其利厚故奔走之而不以為勞不幸有軍興之沒用度日滋將取之於民則民力有時而敝且仁君之所不忍

不然又不知計之所出當是時也其可坐視商賈獲甚厚之息而不自為計耶晏之領漕事也常募善走者置遞相望探報四方物價低昂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握又於諸道置知院官每旬月具白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應民之急公務交裕其用椎鹽法不但轉鬻商人而已又官自運載於乏鹽州縣鬻之官獲其利而民不乏謂之常平鹽事類此者不一是以正元之間雖遭變故而



國用不匱戶口蕃息由　朝廷能盡晏之才使得專制故其效如此某以為今日之事莫若選擇近臣之通曉財利者於平江要便處置司廳其自辟官屬專制國用放晏之意遠近移易貿遷有無悉從便宜勿拘之法得盡其智能庶幾利入之源浸廣有以佐軍須而寬民力伏望　朝廷詳酌施行

## 論私販茶鹽

某竊見私販茶鹽者皆不逞之人平時賤買貴賣於鄉邨往來家至戶到不容其不受而畏法

稍者稍不從必懷私憾他日或敗實于有司乃妄通豪民及素所讐者儻或不能為獄吏者必諷其為之益利豪民之赴獄而有所求索也及已斷罪追納償錢或無所出則又妄均攤于平人所至官司雖知其詐例皆容之恬不為怪重產可以充償不得亂有均攤止鹽鄰保備還所貴獄吏絶於覬望罪不及於無辜且鄰保者必加互察不容其私矣伏望　朝廷施行詳酌

上殿劄子二

臣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惟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乃王、乃天、乃道終身行之而不殆孟子稱堯舜之道曰公而已矣又稱伯夷隘與不恭柳下惠不恭與隘君子不由也三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於天下之事未嘗容心於其間大臣以為賢則進之臺諫以為否則退之與政事之因草群臣以為可則審度其言而罷行

之可謂至公而無私契天合道者也然而身為三公不知與王同德者非一日矣已所好者與之雖遊於理而害於事者弗非也已所惡者奪之雖才有堪於用者弗取也議有當於人心者弗行也夫如是則政事安得無疵類民安得不受其惠哉惟公也故賢者頲立於王之朝而不肖者退聽而草心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上無秕政下無幸民內治之所以舉遠人之所以服夫所謂公者一言而已矣見於利害乃如此其大可不審耶臣愚欲望

陛下詔執政大臣諫官御史與百執事咸體上心刻除弊習宏開正路終始如惟一則治道之隆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天下廓乎其無事矣取進止

又

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切於救弊事之弊者固非一端而尤以人材為急自古人主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未嘗不屬之公卿大夫士必得眞材實能列于庶位徧為吾用猶懼有闕比歲以來乃或不然舉所謂材能者皆斥而去之事孰與濟

人才淪落莫甚斯時迄今垂二十年稿死窜窴之濱者不可勝數矣其幸而未瘠於溝壑者於今亦無幾人可勝慨歎昔人或以十年不調白首為郎尚痛恨其不遇方之斯時猶未為失其所也臣以衰晚誤膺簡召自揆庸虚豈有深謀秘畫可以仰裨日新之政惟有振滯淹之說願以為獻伏望

陛下深詔大臣搜舉向来擯斥委棄不用之士取其尤者越次柀擢必皆仰戴　恩德益輸忠蓋於以共成治道實非小補惟

陛下留神幸取　進止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劄子

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

臣聞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為有餘何者君子雖衆其道則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君子之憂在於天下國家小人之憂在於一身君子之治於法度紀綱必欲正之故為之也難小人之於法度紀綱必欲亂之故為之也易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遠小

人也小不加察而小人已至故立政之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又曰時則勿有閒之所謂閒之者非君子小人竝進也衆君子而一小人亦足以為閒而敗政臣請以易之說明之夬之為卦以五陽決一陰陽為君子陰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何也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乃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恭惟

陛下躬天縱之聖懋日新之學通達古今洞照治體日者好惡既明黜陟既允臣猶以是為言者誠以事之幾微小不加察則小人者乘閒伺隙而入其害至於敗政不可不懼也臣以一介之賤驟對清光謂天下事無急於君子小人之說故首用為獻伏惟留神幸察取進止

## 論人主不憚改為

臣竊觀自古人主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謀無遺策事靡不濟者無他為機變敏速不憚改

為而已臣請以漢高帝之事言之始高帝聽酈生橈楚之計封六國後且將刻印付之聞張良之說旋悟其非亟命銷印羣臣勸都維陽議既定矣閭婁敬之說即日徙都何其易改耶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不得不如此也方今盜據中原四郊多壘軍旅洊興國用耗竭可謂處非常之時矣

陛下所與羣臣早夜圖回者無非安　朝廷定社稷弭難銷兵足國裕民之事可謂建非常之業矣然而機事之来閒不容髮謀不能皆密也知其疎則改之舉不能皆當也知其非則改之機變敏速正在此耳臣伏覩

陛下近降詔旨以謂承中否之運不啻創業之難自非　陛下既知其難聰明宏達思慮至到惡能知其難若此哉臣謂

陛下既知其難則當以前古創業之君如漢高帝者為法凡羣臣論議於前

陛下固當深思然知其可用則敏而行之無憚改作如是乃可以濟功如其循習拘攣若可若否則雖平居閒暇且猶不可況今日之事哉伏

惟留神幸取進止

論人主力行果斷

臣聞之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頗力行如何耳蓋自古有為之君未嘗不慨然欲聞天下之言而求其利害之實也既聞之則安之乃不果於行者往往皆然此無他疑似之論有以惑之且不能自克故也恭惟陛下憫宿蠹之未除念頹絕之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申詔大臣置司講究凡不可於民而害於政者皆罷行之德意至渥也然曾未聞有所施行臣之私憂過計頗恐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之聽者曰苟如此將失人心矣故欲為陛下言之夫所謂失人心者懼刑政之苛虐役之猥多失百姓之心也懼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失士君子之心也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又何病為臣願

陛下於今日之政當審知其利害所當罷行者斷自聖心勿貳勿疑庶幾速見成效而事之委靡不振者悉舉矣伏惟留神幸察取進止

論尚書六曹及百司法令之弊

臣愚不肖叨蒙誤恩擢置臺察之司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為與奪益法令具在姦吏猶得侮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陳奪例欲奪則陳奪例或與或奪在其牙頰其患可勝言哉

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須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為最煩竊恐於此不能專一尤　速得成書臣愚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改送詳定一司勅令所立限刊定鏤版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絕姦吏弄法受賕之弊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令監司守臣各舉所知

臣竊惟在外之官賦政煩劇深察民隱莫急於縣令摠按群吏風動列城莫要於監司二者不可不擇明矣臣謂　朝廷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實何也

陛下聖德隆寬憂民深切頃降　詔旨令內外

待從官各舉材堪縣令者二人謂縣令不可不
擇也然臣嘗得其所舉之目而詢求之十不得
一二又除用監司率以他才有殊不曉政事者
如此尚可恃以為治乎臣故曰有選擇之名無
選擇之實也臣愚欲望出自　聖斷令諸路監
司列郡守臣各舉所知曾任縣令民所便安有
顯效者一二人條具以聞无其人則關之遇監
司有闕首擇所舉之人拔而用之以示褒寵其
謬者坐以欺君罔上之罪天下豈有能為縣令
而不能為監司者乎審如此可謂兩得之矣

陛下垂意人材自小官識擢任用者多矣獨未
聞拔一循吏而驟用之此疎遠之臣所以不加
勸也黃霸以治郡有稱入為三公令以良縣令
為監司不亦可乎伏惟　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取進止

## 論選擇州縣之吏

臣竊謂州縣之官莫難於縣令而治獄次之此
兩者益不可不擇而　朝廷求所以選擇之名
而未得者有年於茲矣銓曹注擬按格而授初
无予奪之法又員額至多雖欲選擇有所不能

恭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為民擇吏之詔固已屢下而
司政典獄或非其人未有以仰副憂勤惻怛之
意臣竊怪之伏見知温州章誼奏請於所屬官
吏擇其能者易寘其縣令已蒙俞允臣謂此舉誠
得選擇之道且要而易行惟是典獄之官未聞
有以移易為請者刑憲所加非所宜忽臣愚欲
望 聖慈更賜詳酌明降指揮令列郡通知應
縣令治獄之官並許以所屬幕職州縣官以下
選擇移易各不理為違闕其請俸自有等若州
郡所謂供給應移易之人聽從多給如或郡守
有披私意妄加移易者聽監司糾察以聞庶幾
吏知鄉方民受實德無失政濫刑之患取進止

乞令縣丞兼治獄事

臣竊聞治獄之官號為難能責任專一俾得究
心猶不能保其不為姦吏所移而況任之不專
者乎縣獄是也獄之初情實在於縣自縣而達
之州雖有異同要之以縣獄所鞫為祖利害不
輕令所謂縣令者旦朝受牒訴暮夜省按牘牒
訴之多或至數百少者不下數十案牘之繁推

凡溢格其閒名為強敏者隨事剖決不至滯淹已不可多得憒復責其餘力足辨獄事訊鞫得情吏不敢欺民不被害誠恐百人之中未必有一也郡之獄事則有兩院治獄之官若某當追若某當訊若某當被五木率具檢以稟郡守曰可則行至縣則不然今既不暇專察佐官雖名通簽終以嫌疑不敢侵預其追呼訊鞫具名以稟悉出吏手故其事與州郡不同臣恭惟

陛下躬好生之德視民如傷　寬詔屢下未嘗不以哀矜庶獄為言如此利害較然明白而人莫敢以縣邑專置獄官為請者誠恐增員太多故也臣愚見以謂縣獄之事宜專委丞如州郡兩院之官日入治獄凡追呼枷訊等事丞先以稟令然後得行其餘悉如舊制則丞無侵預之嫌令有同心之助相為可否其得必多惜使為丞者未必皆能其事不猶愈於付之黠吏之手乎伏望　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重監司之選

臣竊惟設官分職內外大小各有體統輕重之勢失之毫釐則名已不正矣況其實乎

國朝以来諸路監司之官於秩雖卑而責任則重總按一道糾察其姦而督其稽違莫敢不肅者以郡守之官其秩亦卑浮相臨制之道也方今輿地未復州郡數少侍從加多前日號為最小郡壘往往以處侍從而以庶官臨之輕重之勢於是倒置漠置郡刺史秩六百石今監司是也而郡太守乃二千石故何武翟方進論之以為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其事類今日臣愚以謂在今之日宜增重監司之



任轉運使副至提點刑獄並以曾任侍從官為之提舉茶鹽市舶等並以曾任左右司郎中以上為之庶幾輕重相準得位次之序而況輕重之柄實在　朝廷以為重則重以為輕則輕而六何常之有伏望　聖慈下臣議更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議斷罪因

臣契勘州縣凡禁勘大辟公事除深僻幽隱處行劫或謀殺外其餘殺人自有一時知見之人自合一面研窮根勘務盡情實其閭郤有豪強

有力之家殺人公事意在寢易情節囑託官師或賂承勘胥吏多以知證通說未明為由以乖差官體究而所差官亦止是一到地頭呼集鄰社保甲詢問供證而已然因此得寢易情節出入人罪又況豪右之家所居鄉村宗族姻親佃客之屬常居其半究轉為地符合供證致使失實臣除已行下所屬州縣約束應今後承勘大辟公事竝責令當職官先將犯人根問一時知見之人追取照勘以驗因辭即不得輒差官體究外深惡州縣不切遵依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立法施行取進止

乞令侍從諫臺舉縣令

臣聞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守令之任在古甚重其體惟均擇惟郡守閒蒙選除外縣令注擬悉歸銓曹臣竊以謂近民之官縣令為最豈得若此而況今日中外多故軍族荐興安民保疆其事不一為縣令者非但如前日出入阡陌勸督農桑謹期會簿書而已苟非其人為患滋大唐太宗嘗詔內外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

無愁歎漠馮野王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然終不以與之蓋遴選如此臣愚以謂莫若倣古之意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可充縣令者若干人上之朝廷左右司置籍以備選用然後命監司守臣察縣令之不職者汰之以所籍姓名隨闕除授假以五品之服任滿稱職有進秩陞等之賞其治行尤異者不次拔擢使之歆艷則人人激昂以赴事功舉當者有重賞舉謬者有薄罰庶幾近民之官拔十得五有以仰副 陛下仁民愛物之意取進止

上殿劄子

臣竊惟 陛下側身修行克自抑畏布德行惠賴及四方自即位至今星紀一周天始悔禍夷虜革心歸我輿圖休兵息民既有成約中興之功未有高爲者也然而智者於此竊有懼爲何也懼 朝廷有一朝之喜而忘憂畏也而況經理之初事亦多種未意緊舉若軍儲民食之有無河防邊境之備禦既不可預計而逆度亦未可悉舉而並行是必知其所謂而後圖之傳曰廊廟之才

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則儲蓄人
才以備任用豈得不為先乎矧
陛下已降赦令加惠新復郡縣之民將有以大
慰其心蠲稅租寬戍役固理之所不免然則經
費所出實在牧民御衆之官頋安得不擇使智
使愚使功使過在茲時矣臣愚欲望　聖慈特
降明旨令內外侍從監司守臣各舉所知才堪
任劇忠不辭難者不限員數咸以名聞命有司
籍記之以次除用其有以瑕類坐廢與異時僥
倖冒進之徒苟有才能亦在所舉觀其後效如
有顯勞隨事旌擢若不改悔復為姦利則終身
廢之庶幾人人知勸以赴事功有以助成經理
之政取進止

## 論禁戢私酒

臣契勘禁戢私酒及販外界酒入禁地之法率
之紹興法殆及數倍內有一項告賞以犯人所
居舍屋什物並沒官臣竊觀著令有立定笞杖
徒流四等罪賞量所犯大小以為重輕此不易
之理也今以犯人所居舍屋什物沒官不分輕

重此何理哉遂致州縣行法之際有所不忍名為增嚴其實廢法臣愚見欲將造販私酒及販外来官酒入禁地之人如所犯止係笞杖罪只依舊法賞格追賞若罪至徒流及行舍屋什物沒官指揮庶幾法意人情皆得法當且使可行伏望聖慈詳酌取進止

卷第十二終



苕溪集卷第十三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奏狀

乞宮祠狀　蒙

具位臣劉某右臣輒有愚懇上干　天誅臣人材凡下無長可録昨蒙　陛下親擢寘在臺察之聯臣黽勉夙宵欲圖報效性識不敏既未有所建立而福基淺薄舊有寒濕腳氣腹脇滿急之疾至是頻作齒髮寖衰不自支梧深恐虛糜廩粟上負使令伏望　天

慈矜憐除臣在外宮觀一次稍便醫藥犬馬之
驅庶幾少閒他日　聖恩儻未棄捐誓畢餘年
圖報萬一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起居郎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
省同奉　聖旨除臣起居郎者閒命震驚罔知
所措伏念臣才智庸下自叨親擢未有絲髮仰
酬鴻造而驟自六察遷為二史近世以来罕有
此例況記注之任言動是司比因時巡此典幾
廢方
陛下舉修故事遴簡史官宜得方正博洽之士
以稱茲選臣獨何人乃敢冒據抑臣近緣多病
嘗有丐閑之請尚閉俞音更蒙超授益非所安
伏望　聖慈曲賜矜察追寢成命遂臣前懇庶
允公議所有恩命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自秘書少監再除此職

右臣云云伏念臣賦性頴蒙受才凡下曩膺誤
眷擢置近班進直螭陛退居鶯省貪寵冒沒忘

己空疎量既過而不知悔且晚而不知悔閒関
孤外閱歲未多収拭使令於臣已厚倘復冒已
試罔功之責犯求多不韙之愆豈定命之命當
安抑公朝之難幸伏望大明委照洪造曲成察
其所感陳出於非惱追還成命更選異能庶使
臣愚獲免官謗所有恩命未敢祇受謹録奏聞
伏候　勅旨

辭免中書舍人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三省同奉　聖旨
除臣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罔知所
措竊以中書出號令之地舍人掌文字之官非
徒取於詞章抑預聞於政事職任甚重付委實
難自非博極羣書通達國體言足以敷德意志
慮之美文足以窮討論潤色之工則何以增煥
皇猷式孚民聽伏念臣素出貧賤本無藝能遭
遇　聖明猥叨識拔曾知恩而未報顧忍恥而
自憐及此衰頽迄無裨補敢期過聽俾蹈近班
念么麽之弗勝懼顛隮之將及矧七年於外已
絶望於修門而期月之間乃再膺於異數與其
悔罪於煩言嘖至之後孰若投誠於成命未行

未行之初伏望
皇帝陛下隆天地育物之仁廓日月容光之照察其愚悃匪出僞為追還汗渙之私曲遂循墻之請庶無進越以速愆尤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第二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先具奏乞追還新授臣中書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者伏念臣人品凡庸無長可録叨冒恩寵所更既多未有絲髮之補加又年齡衰邁智識昏暗文詞窮澀鞅策不前竊惟代言之職從古所重非浮一時璹瑋博洽之士未易稱塞而臣自蒙收召置在周行期月之間再叨遷擢臣獨何人乃能有此又臣故有寒濕重腳之疾每遇發作怔忡悸懼若有所失自度不能在論思獻納之列伏望
皇帝陛下天地之量父母之慈特加矜憫察臣所陳非出僞飾追寢成命除臣小郡或官觀差遣俾得安分養疾不致物議犬馬之報期在異時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兼侍講者閤命震驚罔知所圖伏念臣受質庸愚植學荒淺不圖么麽遭遇　聖明擢自稠人寘之詞掖過越分量愧心靦顏俾侍經緯豈其素望仰惟陛下稟聰明睿智之性有緝熙光明之學其臣莫及疏觀五帝之隆厥修乃來超視三王之懿而臣乃以固陋承乏露門自視歉然將爲稱此知臣年齡頹暮志意凋零記憶疎濶得首遺尾如令冒處寧免譏嘲伏望　聖慈察臣悃愊追還成命改授能臣庶穆公議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給事中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給事中依舊兼侍講者閤命震懼不知所圖伏念臣出自寒鄉本無學術遭遇　上聖起於閭廢之中曾未淹時遂叅法從代言之選從古所難臣不自量謬當其任文詞敷敝不足以追深厚之風智識疎濶不足以

效討論之益理應汰斥復玷序遷矧東臺號出納之司而給事以封駁為職處之失當有害政體則名器之重自臣而輕胃昧否之何施顏面伏望天地之德猥賜曲成察其愧詞追還誤寵則臣有知難之罪義朝無虛授之譏兩義俱安師言惟允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秘書少監

具位劉某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除秘書少監者選掄誤及恐懼靡遑伏念某人地凡下問學空踈去國七年自意此身終老巖穴敢圖誤恩復見收錄矧中祝清選華號為妙選宜得一時魁壘博洽之士為之領袖如某之陋豈堪冒居伏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成命除某在外宮觀差遣一次庶於愚分得以稍安伏候指揮

辭免修史

契勘秘書省修纂文字於條長貳不與止因紹興九年七月內秘書少監程俱申請有　旨今修纂日歷蓋緣是時朝廷復置秘館之初未

除著作別無修纂之官事出權宜本非舊制後
来緣修實錄因而又兼史館職事其竊惟一朝
廷大典事體至重如某才識甚庸不通史學加
以年齡遲暮記問荒疎倘或冒昧不辭必貽姍
笑上累　朝廷寵任之意欲望鈞慈察其固陋
許令蠲免史館并日歷職事庶安愚分某無任
望到之至

辭免除敷文閣待制狀致仕後再除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
省司奉　聖旨除臣敷文閣待制者閤命震驚
罔知所措伏念臣性識暗陋人地卑凡叨冒以
来無補絲髮中自知愧一昨得謝歸老山林獲
與田夫野老歌詠　聖化不自揆度希慕前哲
作為頌詩仰塵乙覽冒昧進越方懼嚴誅敢圖
宥慈驟加寵靈俾忝從臺天地父母恩重不貲
粉身碎骨何以稱塞然而次對之職位秩優隆
豈臣么微所宜蹤處伏望　聖慈察臣誠悃追
寢誤恩以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召赴　行在狀　乙亥年

具位臣劉某奏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可落致仕召赴　行在臣命聞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見疎識陋無長可録遭遇　聖明冒忝近班更踐既多及茲老病納禄里居獲與斯民歌詠德化在臣之分可謂過當不圖　聖恩垂記瑣賤猥加召命仰戴眷憐粉骨碎身不足報塞然臣行年七十有八疾病耗昏兩耳重聽兼曾因墜傷右腿筋攣拜跪不得於今累年難以朝見伏望　聖慈察臣愚悃誠為特降　睿旨追寢誤恩許臣依舊致仕庶安愚分所有召命未敢祇受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

再辭免狀

具位臣劉某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可落致仕召赴　行在尋具奏辭免召命許臣依舊致仕續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来赴　行在臣恭依上件指揮即時起離湖州於今月二十五日已至國門伏念臣違去　闕廷十有七年祇承召命出於望

外欣躍鼓舞願得瞻望清光不啻飢渴適臣曾
因墜傷右足筋攣拜跪不得以手據地方能興
起幾類僧道禮拜之狀不合儀則兼不能跨馬
深恐有虧人臣之禮非若他疾可以自力臣不
敢上欺君父伏望 聖慈特賜矜察追寢誤恩
允臣所乞庶幾不致失禮臣無任祈天懇聖激
切屏營之至伏候 勅旨 十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

可除敷文閣直學士依舊致仕

辭免除敷文閣直學士恩命不允批荅

勅某省所奏辭免新除敷文閣直學士恩命事
具悉朕宵旰圖治寤寐求賢思得耆明端方之
士承顧問而贊教化以卿鴻博之學足以通古
今恬退之操足以厚風俗早膺識擢備見獻為
亟用召還奠閫讜論而卿再陳悃愊以疾引年
朕深亮乃誠閔勞以事既遂桂冠之請載陞延
閣之華夫西清峻秩儒者之至榮也用以加爾
不惟為爾光寵抑示朕眷懷壽俊之意毋煩遜
避宜即欽承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春寒卿此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卷第十三終

苕溪集卷第十四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奏狀

舉陳之淵自代狀　任中書舍人日

具位臣劉某蒙恩授前件職准令節文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從事郎充臨安府府學教授陳之淵問學淹通文詞贍蔚頃居太學試選屢優效官以來志節彌厲倘見錄用必有可觀舉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擁萬堂精抄

舉呂廣問徐康狀　任給事中日

具位臣劉某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行在侍從官各舉所知二人臣恭依　聖旨選舉到官具列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左宣教郎呂廣問文行粹美論議高明胸臆所存實有治具流寓歲久守道安貧鮮見其比者嘗蒙　朝廷召試館職不報尋出補外前後歷任職業甚修

一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公事徐康性行冲粹學識淹通論辨古今悉有依據雖已蒙　朝廷為使者用違所長未究施設右件二人實臣所知兼採輿議備蒙録用必有可觀伏望　聖慈詳酌付外施行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

應詔條具利害狀

右臣伏覩今月二十七日　手詔令中外侍從省臺寺監職事官監司守令等名述已見的確利害凡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具以聞仍已　詔大臣置司修政有言聞達悉付講求有以見

陛下焦勞圖宵旰廉遑仰師周宣所以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之意以惠天下甚盛德也然臣嘗
謂修政之舉置司而講求之宜也何宜聞而久
未聞耶昔梅福以南昌尉上書乞假條貂傳至
行在所條對急政四方之士固願效其所聞以
為所不當緩如福者多矣及命始求之豈亦所
謂急政者乎方今中原板蕩九廟播遷外憂猶
夏之遠夷內有夷兵之群寇而又僭偽竊國之
人反側自疑日夜謀我言政之急未有如今日
者　陛下詔臣等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事
固議者所當急久矣然事不素講而求之於一
朝夕之間所謂足國裕民則國不足一旦用度有闕
郡縣吏不過陰取於民以應公上之須
陛下亦莫得而知也所謂省費強兵之事亦然
欲省費則兵不益欲益兵則費不省加又有烏
合招來之寇存之則縻費廩食不足恃以為強
汰之則無所歸且覆出為惡議者處此誠知其
難也今日欲為　陛下論之而不知所當先則
為不知言　陛下閔修政於群臣而不先其所

自為則為不知政今日之事在 陛下躬行者
頗莫先於省費非謂天下之費必待 陛下而
省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感人心而示好惡
政之本不立也臣愚不肖待罪臺屬於今有日
矣竊聞 陛下小心如成康儉德如文景萬好
書傳踰於聲色尚方服用簡樸無華與士庶之
家等縉紳交譽以謂 聖慮宏遠不以一日奢
靡快意為樂也淵迎来議者頗謂歲賜左藏庫金
帛之數不減全盛之時有司告病縉紳惑焉豈
陛下儉於一躬而賜予或未節耶且左右親近
之人至無厭也不以禮法抑之將何時而已
仁宗皇帝嘗語侍臣曰左藏庫月供錢千二百
緡此周王所謂供王之好用朕宮中無所費其
令罷之當是時左右親近之人非不多也然而
無所覬覦者知不可也又況其間畏義知恥與
上同休戚者雖子之將辭焉其不然者皆貪得
無厭不與上同休戚者也又何恤焉且 陛下
厚於及人而以身當天下之謗其毋乃自為謀
者疎耶臣願少抑賜予之費與所謂雜色供奉
冗食无用之人稍鐫減之示好惡於天下則修

政之本已立其事為之末乃可議耳夫修政之
目无微而不當舉誠將次第而行之莫若詔監
司郡守縣令各至所部詢問父老講求一方之
利害若曰孰利未興孰害未除孰民田有未墾
孰為知兵孰材武可用孰土豪可任使其當山
川控扼沿河瀕海之地則曰某地可守某地可
戰某地可為寨柵廬舍某地可以積粟漕運各
以方略来上然後以其說深考而熟計之度其
可者行為間遣近臣巡按某地而核其實以為
之賞罰黜陟則事无有不得其要領者今未嘗
目見耳聞而獨使之汎然論天下之利害其有
益於施行者無幾耳趙充國號為通知四夷事
者且曰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
略況餘人哉乃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見於事
為者則臣謂莫若求之民兵益四者一事而已
古者兵民為一故兵不可勝用而國不知費趙
兵秦男子十五以上皆驅之軍則是民即兵也
比年以来為民兵之說獻於上者多矣卒莫之
行而旋罷豈　朝廷難之以為

擾民耶是計之未熟而行之不得其要者也若臣之說則異於是　陛下即行之不過下半紙檄以須郡縣郡縣承　天子詔旨而告之民不易教其名不奪其業不係縻於官不程督以吏則樂從之矣初無有甚難益其說曰不募不籍而樂從凡縣鎮鄉社之民通使為之不欲者勿強並習兵器若弓弩戈矛槍梃刀牌等隨其所習以今所謂保正長者總之曉以利害使各保其田桑廬舍境內有寇悉聽捕逐其獲寇之賞則有常格見於著令若遇大盜并力殺獲則聞於朝稱其事而旌賞之如效用之法其平居講習精於武藝者聽保正長推舉不以多少閭于州郡州郡校試之如所舉者為之旌別蠲其身丁及三犯杖聽贖彼固知保田桑廬舍之利而又有意外旌賞之寵無所係縻無所程督亦誰憚而不為哉今夫羣天下之士而試之有司次第薦送而官使之彼誠利於得官也挾策覓舉雖終老而不悔曷嘗募之使為科舉籍之使不脫耶使民習兵無以異此為農為商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且將因閑暇時嘯其

朋儔自相講習梃者擊戈矛者刺弓弩者馳射彼歸而求之有餘師又何必驅而教之為哉且山谷強悍之民初未嘗教也而鄴官軍者所至乡有如曰必驅而教之坐作進退是猶博士先生緩帶徐步升堂藐坐而談經坐諸堂生堂上擊鼓而進退之以為文物表儀化民成俗可也所謂學者豈真有待於是乎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臣乃以鄉社之兵為不必教者非兵無事於教也以其勢與官軍不同非仰食公上者也所繫至衆一或擾之將不樂從籍令習業不精假之歲月所得十一不已多乎嗚呼兵之弊甚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在

祖宗之時平居無事則竭天下之力以養兵在今日國勢阽危則竭天下之力以養亂今臣之說雖未能銷患于赫赫之際而能為　陛下銷患于冥冥之中雖未能足國裕民于三歲之后且為閭而能為　陛下足國裕民于三歲之后且為久遠无窮之利若以三歲无救目前因置不講則是其弊終不可救也願　陛下下臣章雜議若以為可則立為賞功勸勞之典參酌舊所著


擁萬堂

今損益而施行之此臣所不能知也或曰臣之說　朝廷非不聞也不果行者懼民之知兵且為亂也臣曰不然強悍之民倔起山谷十百為群輕犯縣鎮居民无遠近多寡望風奔走與異時虜人所至率以一步卒聯十百人而驅之拱手屈膝以受箠擊莫敢與抗者非不願其生也誠未嘗知戰鬬擊刺之事耳僅有一能者則荷戈持梃出當之矣此臣所耳聞而目見者也借令一鄉社之民自起為盜則有他鄉社之兵制之一縣鎮之民為盜則有他縣鎮之兵制之矧未必皆然耶臣之念至熟悉矣雖然臣觀　陛下詔大臣設官屬置司講論以修政為名誠美矣顧所以稱是名者宜何如哉使一國之政如一家之政小大協心上下告語畢精窮思推忠盡誠罔有嫌閒不顧望　陛下風指不迎合大臣論議悚ㇾ為唯恐一事之有遺策一物之有通情則庶幾為臻於有成可日月冀也如其好是美名而不克充其實且聚訟交訾如築室于道謀則非獨不可以日月冀抑論議有不出於至公者矣元豐條例之舉崇寧誚議之

名事出權臣弊政充塞貽天下患害至今未艾也願　陛下察爲臣愚無知識姑陳其槩以塞聖問伏惟留神幸察

轉對奏狀紹興己未

具位臣劉某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視朝輪當轉對今具己見須至奏聞者右臣竊惟義倉之法論始於隋增廣於唐　國朝因爲其意若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當其豐登粒米狼戾俾輸其餘以備凶荒未爲過舉不幸有金穰水毀木饑火旱之變則用其私蓄固足以賑之社倉是也隋開皇間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勸課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各出粟麥藏爲社司執帳檢校多少歲或不登則發以賑之然立法有未備也至唐貞觀開戴胄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畝頃每至秋熟以理勸課盡令出粟各於所在爲立義倉

國朝乾德閒

天子哀歲之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於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病吏之煩擾而

民罹轉輸之困又罷之至
神宗皇帝始復舊制民到於今賴焉然而推行
之意有未盡合於古者豈得不論且所謂義倉
者取粟於民還以賑之固不可以不均今也置
倉入粟止在州郡歲飢散給而山澤僻遠之民
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糴就食者益亦鮮少
而況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有不可勝言者
此豈社倉之本意哉恭惟
陛下天慈廣覆一視同仁凡政事繫赤子之利
害者見於　詔令寧熟復廉有不至而奉法
之吏因習故常憚於改為使上之德澤不足克
下究臣竊惜之臣愚以謂義倉之粟當於本縣
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
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厥中
若未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
凡以時檢校遇飢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
口給歷次第支散旬一周之庶幾僻遠之民均
受其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者
也伏望　聖慈下臣議更賜詳酌倘以為可斷
而行之不勝厚幸謹錄奏聞謹奏



擁萬堂

卷十四終



苕溪集卷第十五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故事

漢武帝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亦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綰薦其師申公天子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臣嘗謂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自古好治之君未嘗不慷慨思見天下之賢士求天下之議論次第而施行之已而利害之實既了了於胸中則忍而不能決見利不克興知害不克除談有餘而實不足者往往皆然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武帝之初蓋未辨知此也故於申公之對有惑焉其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制禮樂易服色典章文物燦然大備意有所在皆力行之甚不見其甚難安知非申公之言有以發之耿使其所行不改文景之恭儉而專在於愛民利物之間則後世必以為賢哲不世出之君矣然武帝席文景極治之後於天下之事尚謂猶不可不力行如此況多難之時乎臣故曰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

逐翟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
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
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
君仁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為太卿

臣觀翟璜之諫近乎直任座之諫近乎諷
諷諫為上直諫次之何也二子之諫同出
於忠也任座能正其逐諫臣之過而翟璜
不能救其封子之失是直不如諷明矣然
則翟璜知直之可為而為之欤柳知其不
可為而故為之欤曰知其不可為而故為



之有恃者也然則何恃乎曰恃同列之有
君子也使同列有非君子者交鬬其閒鬼
神而助之翟璜之禍豈特見逐而已哉然
則任座謂文侯為仁君其出於誠耶其出
於誠苟以救其過耶曰是何言也事君者
可以不誠乎哉君子之諫其君量而後入
不入而後量所謂任座者固恃其君之能
改過而翟璜亦知其終見容也特先發後
繼勢有不同而已然則如文侯者又安
得不謂之仁君乎嗚呼同列而無君子不

可以立人之朝矣何獨翟璜古之人皆然要之朝多君子不問而知其君之為仁君矣

魏武侯當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起曰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敢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擇自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謏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群臣莫敢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憂莫大乎國無謀臣為無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臣嘗謂人主之憂莫大乎國無謀臣為無謀臣不可以為國矣故有為之君不以獨智先物為能而以衆智不足為憂懼事變之鼎来而謀臣不勝應也今群臣之謀反不逮君謂之無謀臣可也楚莊王之所憂而魏武侯乃以為喜是何見之相戾耶鼎錯謂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

使其臣之謀乃不逮君則臣知其不能霸矣漢高帝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益不以不如為恥此其所以能與兼與智屈群策而成大功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謂人莫己若者好自尊大而已然猶懼爲況其臣真莫及之將誰與謀臣故以國無謀臣為人主之大憂也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畢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關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嘗聞前修之言以為知人無法臣心疑之夫知人堯之所難也故皐陶為舜陳九德之事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此知人之法也而謂之無可乎及求之孔子

之書而得其說者有二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一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二也然後知是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而已至于曉然獨得於心者豈言之所能盡哉謂之所以也所由也所安也與夫言辭眸子之間不知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為君子何者為小人皆未嘗言其狀而大佞似聖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辭辨察則知人之難也雖聖人不敢易言之然則知人之道非內明而無所蔽惑又惡能曉然獨得于心哉惟明也一見而浮之眉睫之間為有餘如其不然則終不得已與之言而不知其人之心由是論之所謂知人者謂之無法可也皐陶之陳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與其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謀相而未定也問諸李克曰以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決其故何哉公子成與翟璜皆賢

也文侯固知之深矣其得於所親所與所舉之間豈一日之積哉不然不如是之決也臣獨喜李克之言誠有助於後世知人之道雖所謂獨得於心戴者不在于是而于吾聖人之說亦無所戾云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士非我無由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大夫共定之說不聞於堯舜三代之時以禍國驕士民哉

臣竊惟國是之說不聞於堯舜三代之時

莊王之問叔敖之對不知何自而言其毋乃為姦人之資乎天下之事一是一非寧有定哉君子之所是小人之所非小人之所是君子之所非雖一物之是非有不定

定況于國乎君人者知任賢而已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君子進為小人退聽群枉之
門塞衆正之路開君不以已之取舍病民
臣不以已之愛憎罔上如天地四時之化
未嘗有心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又烏取國是之名也哉如其及是所謂小
人者亦將立國是之名簧鼓天下劫持其
君使必從之賊害善良植其死黨而天下
日趨於亂桀紂之主以合其取舍者為是
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私欲已勝無
所適從尚何國是之有而叔敖乃曰由不
定國是而亡豈不陋哉嗚呼名不可妄立
也審矣名一立必有挾斯名以為姦如前
所云者臣故曰其毋乃為姦人之資乎

李道裕為正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
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
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闕宰相屢進不可
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
尚悔之遂命道裕

臣竊謂臣受知於君不以一時遇合為難

而以知其心之所存為不易太宗之於道裕也始棄其言卒乃用之豈以疇昔之事為過而悔之欤曰不然太宗顧治之主也其措心積慮未嘗不在於天下國家雖一事之疑必悔之況其平時欽恤用刑每決死罪必反覆五奏而後定意太宗之斷未必為疎而追悔不忘若是者豈恤刑之心誠有合耶嗚呼人主未嘗無願治之志然而不克有濟者誠不至而已矣苟出於誠則反覆念慮浸久而不忘惟其當而後已故於聽用之際有合於其心者雖棄之於前而收之於後不以自慊也若德宗之於陸贄則不然當危難時惟贄言是聽天下既定乃追仇盡言怫然以譎倖逐猶棄梗為以此一事足以觀人主之用心矣何必多耶

卷十五終

甲申中秋前三日 仁社聚珍館本校



苕溪集卷第十六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書

見經制使書

迪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謹再拜上書經制龍學閣下某嘗謂天之生才地之生材一也不中道天於爺千尺之豫章然後為材凡可以為杗為楹為樽為櫨徠儒者皆材也夫才亦然不中道天於聾盲跛躄則亦思有魚用於世者哉

然其命則寄於匠氏所謂匠氏者以規矩為方圓以繩墨為曲直定規矩繩墨於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材者天下之良工巧匠也以道義為規矩以行藝為繩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材者天下之宗工大匠也然則材與才者其所歸何者力之所任賢之所有衡從燥濕之宜操而濕處之則所任所處皆不得久焉物固有不幸失其所者此其所以為寄命於匠氏則非特匠氏擇材也材固有擇匠氏之理矣雖然何世而無才何地而不生材其輪囷離奇棄委於道傍槁死於巖壑而不見録用者蓋十五也幸見用則聽其所為而已又惡能有擇于其間哉是不肖天下死真匠師則已使誠有之亦有命焉窮通死惡于物之擇己也至于有擇焉而不見録則進退規矩若與之知當數路之寄器使職官黜陟能否居宰相之功半于兹再歲矣進則成規退則成矩若與神而為謀左以畫方右以畫圓蓋以心而為匠凡其人之才所謂大小長短孰處孰任未有能

以形逃者閣下之規矩繩墨誠先定于心也今有人焉讀聖賢之書求為古人之事業蓋甚薦洪泥學校周旋二紀而始浮寸祿行年四十有五矣其所事則糟漿麴蘗甕盎薪米之間銖爭而籥計自旦至暮輿屠酤小人為敵讎雖食其食不敢忘其事非其性之所能則為失其所矣昔者孱令者憊於今者瘠豈端使然哉嗚呼其亦可憐也已竊自思念生長于世幸未至聾盲跛躄而其心事曲折粗能裨大賢君子之忽忘忘者今遇匠師而不能自竄于規矩繩墨之間尚安往而可某雖小物蓋知審所擇矣獨未知閣下能无忽于物之擇已且哀其情而受之否耶若其大小長短與所處所任則某不能知也知歸為而已矣至于求歸為而不得則是真有命為某也敢不知命干冒台嚴不勝悚懼之至不宣

上執政書

從政郎新差充越州℃學教授劉某再拜上書尚書右丞閣下某嘗謂遇合之難古今所同非直其浮之難也浮其心之所趨鄉而歸為者為

尤難何者宰相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士之求歸焉者也然有其實者鮮其名崇其名者或亡其實故士有幸不幸其幸不幸為有流於非義其不幸則反是昔公孫丞相號為起客館開東閣以收貴士與參議魯不知所收者何士當時如主父偃輩是時如之遷董仲舒膠西皆丞相力然則丞相所收其主父偃輩宜在翹材之列矣顧棄不取又譖殺無乃賓客故人而已耶若夫收賢則未也偃不見收於丞相而衛將軍乃薦之且衛將軍何為者而能知偃耶偃之不遇丞相而從將軍固不繫幸不幸要非求用之本心為耳柳宗元劉禹錫一時之傑而附離匪人以進在清議所不容然當是時儒相如杜欽蓋嘗延集士類制通典而二子乃不在顧盼中何也嗚呼士之抱負志業而不見試用假人之力以推輓之有甚於焚溺者之求拯也不幸不為當世顯人所録用則往往汩喪廉恥為不義之歸身負惡名若腹心之抱癰疽首領之嬰木索嗚呼亦豈其初心然哉故曰潛其心之所趨鄉而歸焉者為尤難某

為太學生逾二十年仰閣下道德讀其書與竊聽其論議非一日矣蓋自昔者以古人之事望閣下獨思不肖無以自奮發而取知當世大君子之門今老矣猶喋喋然動其喙亦何為哉揭橐京師問諸賢縉紳皆曰天下利疢人才陞黜賴閣下與一二公力持夙義盡鏟弊習且閔焉有憂國愛民之心士之歎伸其說而求其歸者莫先焉蓋聞之審矣於是歎閣下真能為古人之事而不負其所學者也士歸焉而浮其所趨鄉者也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也某雖愚且老亦惡敢無意於斯時哉惟閣下稍進之賜之坐語顧心事曲折豈無以裨執事萬一者謹爭録舊所為詩若干首藉手以見惟是逆旅手目繕寫不能謹好辱賜覽觀幸甚不宣

## 寄提刑廬察院書

吳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提刑察院閣下某聞天下之物不可以私求非不可求也求之寔難豈惟物之理然哉抑造物者不與其私也而陰奪之是何言也某為古人之事業蓋甚萬齒浸矣自少小讀書求

長身名不列於縉紳而學為科舉之文與韋布
士群試有司決是非於蒙昧之中以幸其有得
亦可謂求之公矣然名六上於春官一實與於
學校卒不得志乃退而思之凡某所謂科舉之
文率不量力務為表異衆者為詭竊聲稱之
計抑私也造物者弗與也又何怪乎不得其求
也哉於是始作而嘆曰物之不可以私取果如
是乎今則已矣不復有求於世矣然宿習餘氣
有不可遽遣者獨拳拳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求
其嗜好之合者而折衷焉為警諸草木吾之臭味



也則往而求之以益其所未聞信其所已得且
將樂此以終其身富貴聲名之慕不存焉則
某之所求亦可謂易與也懷此以行於世既有
年於茲閭巷之士其窮似已可得而友者固少
而先達富貴某之頑鄙慕而請事者又無階而進
焉則又退而思之我之于人不求於天下之同
不得其嗜好之獨抑私也物者弗與也又何怪乎
不得其求也哉雖然某之自疑名此觀今天下
之士馳騁衒鬻達於觀而敏於望者小足以鉤
聲名大足以致爵位身名泰然意氣橫出視造
物者如可目指氣使其定計豈盡於公耶而某

之區：乃獨私於言語文字之間與彼之所爭不同轍也造物者又奪之不已甚乎是以忘其所自疑而不知止爲其故歲聞諸士大夫東浙有傷人曰死曰馮與執事而三異時獲識二公於京師獨不得一望執事之顏竊以爲恨而得其文於科舉固已超絶時輩是以信其所聞猶未也去歲客淮甸又得執事一二詩文於宗族兄弟間一讀心醉不自知神忽忽而若馳足跋踶而欲進也未幾聞執事以御史出領外臺某竊自計倘得以私顧請於門下是天假其便也曰者執事按臨徽邑又屬有負薪之疾不得造前益自悵恨然某之顧慕求進若不及者誠覩執事察其私而辱教之進其未能信其所疑而歸之於道然執事以文章道義公天下至則受之又何私之有哉而某之私則在是不識儻與之進乎抑其不然是造物者真奪之矣不復望矣故先以是說卜否爲庶幾執事他日不以其無謂而來也不宣

## 見諫垣書

吳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諫議閣下某嘗謂天

下之事以為重則踰於泰山以為輕則等於鴻毛其重輕初無常也重外者輕內重外內者輕外彼重則此輕此重則彼輕魯不知所謂真重輕者果安在哉老莊氏之說則以身為內以物為外清淨寡欲不與事接視身之逐物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輕外而重內也以此而孔孟之說或以殺身而成仁舍生而取義審如是乎身未必重也嗟呼此江理者初若易定而怵於利害之間則其相去懸絶雖泰山鴻毛不足以喻此世之人所以每每猶豫而不能決又況富貴爵賞之忻於前死生禍福之懼於後其不顛倒迷謬者幾希此無他處之不素故也宋人浮玉敝諸子罕且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敝之子罕曰爾以玉為宝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宝也不若人有其宝夫玉之為宝不待告而明矣而子罕謝以不貪是真以不貪之宝為重於玉故判之於立談之頃而無所惑焉由此論之則古聖賢之於重輕固先有以處之矣夫又安肯以苟異乎衆為心哉以其有重於此也雖殺身可也舍生可也況於玉乎

非特孔孟子罕也古之人皆然以其遺物離人退而從老莊氏之說則已苟有心於天下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某嘗以是觀人而有及於閣下惟閣下之道精深奥妙固不可浮而窺測然前日所設施著見之迹則天人而知之也某私以謂真有得於吾孔孟之說故用是以求質焉儻某之說誠有合於閣下之道則進而語其餘可也哀其誠而誘之使信於其說可也若城府深阻祕而弗示則非古聖賢之道亦非所望於閣下不宣

## 上國信侍郎書

迪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再拜上書國信侍郎閣下某嘗觀士之懷才抱藝而不見試用猶病癢者而鉗其肘假人之杷搔以為快至其甚者若心腹之有隱痛非但假人為快而已將旦暮大其聲而疾呼且祈人之哀己也以韓子之賢宜為一世所歸重方且自薦於時宰至於再上書而不通三及門而不報其說以謂古之士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

鄭之秦之楚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
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嗚呼其辭亦可謂切矣
某嘗西之所謂士者讀古人之書行古人之道
用則進不用則退固可喜不用何傷雖天下
一君四海一國非若戰國之士可以出彼而入
此然為天子進退人才者宜非一人也執政大
臣兩禁要近皆可以薦賢於天子顧已所挾誠
足以取知於人而用於世舍當有所歸不浮於
甲則浮於乙不浮於乙則浮於丙與之宋之鄭
之秦之楚何以異哉若皆無所合則有命焉何
至汲汲自售號呼乞憐若是其切耶特此以觀
人蓋有年于茲非特其身之不有合也又深計
而熟思之然後知今之士與戰國之士異者抑
其操術不侔何者戰國之士以詭譎權変取世
資俯吊仰賀朝合暮離餙人之心易人之慮非
秦之衡人則趙之洸長也非談天衍則雕龍奭
也其自視富貴可唾手取雖受辱不恥曰吾舌
在足矣高鞅以帝王霸道干其君而世謂之以
三術鑽孝公彼三術者何術也宛其用心乃今
市道之人類能之曰傲惑佞是也以秦孝公而

告之帝道是傚之也及其不合則更說以王道夫孝公之志豈在是哉抑帝王之道何擇焉是惑之也至於末說以霸道則佞而已矣前者之不合知後者之必合也蓋倣其說以要其君欝信用之萬也今士以君子之道律其身以仁義忠信之說加乎人而曰我必有合吾知其不可與爲何者遇合誠難而操術未易用也脫或遇其人有其時安得不汲汲於求售以韓子之賢而上書自薦類於祈哀無足深怪也其吳興晚生行年四十有六連蹇於趨進之途徬徨於寂寞之濵不可謂不久矣挾其術以行於世每舉而每不合嘗竊自念遭盛治之世非名戰國之士可以出入宗齊梁楚之閒又不能用高鞅之術以肆其詭譎權變之說又受辱不能不恥而獨有意乎以君子之道仁義忠信之說僥倖萬有一者之合嗚呼亦豈有待乎哉某故歲居敝自已者更合嗚呼亦可謂不知量矣然而不學校服閣下重望而誦記其文以爲矜式非一日與其操屢論議浮之縉紳之閒爲加詳而某之宅計求歸爲者抑審矣特門墻之阻邈在天

上魯不滔趙趄其閒迺者閣下以使事道二浙某始作而言曰是行也歸當溎於吾君則必以人才為先此韓子自薦之時也天其假余便哉書不必再上足不足必三及門一見於此決矣遇也有命抑自信其操術果足以求合也今遭其時遇其人矣吾亦有命抑自悔其聞見之陋不足以取知於大君子之門也今遭其時遇其人而失之矣二者非某之所敢必也謹録所為近詩雜文一編籍手以見惟閣下進退之不宣

上越帥書

從政郎充越州學教授劉某再拜上書帥坐待制閣下某嘗聞言辭者感於情而後發喜怒哀樂之七者之謂情也者隨遇而感有感而發亦若金石絲竹之有待而鳴也其感發有淺深故其辭有工拙善人之論曰惟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是豈真有難易之辨乎哉詩之變風變雅也大抵皆情理之說故讀之想見乎其人如出乎其時有正人誼士憤切感激之氣也有遷客逐臣羈旅流落之歎也有室家恩怨尔汝昵昵之私也有故國舊都淒涼綿亖之情也


雍萬堂

其言率有以感動人意而喜誦說爲杜少陵遭時亂離間關陝蜀負薪採柏餬口不給凡出處動息勞逸悲樂之事一見於詩蓋窮而益工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庾信以悲哀爲主然沒知權愉之動情者淺而窮苦之感情深也某無似生長於世五十有二年槩其平生抱百憂而無一娛故流離辛苦之狀間見乎辭雖不能如古人之工而獨知所謂感於情者深而已矣又自更國難以來益復忽忽不自料理憫天步之方艱恫大恥之未雪每一念至則中夜趑坐當食失匕悲來填膺則泣下緣睫視曩之所謂流離辛苦蓋又不足道爲迺者獲史麾下侍坐席聆謦欬温然若將憐而教之退而自念頗無以借資受教於左右又平昔所爲言語文字率皆愁憂無聊之辭獨可爲其窮似已者道難與當貴利達者言也既又思之閣下以道行聞於鄉以文學世其家以忠信勇決自見於時奮自擢儒亟登禁近作鎮藩屏貌舒徐而不矜志剌倪而常憂此其中非苟以富貴利達爲榮顧必有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安知不有似於閔巷窮苦

之士哉謹錄新舊雜詩若干首併用藉手以請
惟恕其僭率幸甚不宣

寄中丞書

某愚暗不通世務竊謂自古有國家無緩急所
賴以濟者人才而已天下多事無甚於唐而一
時人才足以宏濟艱難抑何盛耶將相勳德忠
臣義士儒學文藝下逮醫巫星曆之流亦皆超
越前後人才不競未有如今日者中丞亦嘗念
之乎一日之警見大夫至無可使而 朝廷之
上論議莫知適從顛沛迷謬往往可笑 聖主
首起中丞於廢籍之中蓋將任以天下之重伏
計中丞所以復吾君者宜以人才為急嘗謂由
崇寧至今天下人才敗壞幾盡任用私邪杜塞
正路士大夫拘於俗學不知古今無能論一事
者稍自激昂沮辱摧抑重以禍災故家遺俗無
復在者風聲氣習悉為鑒戒棄其所學後輩見
子孫類以父祖流離為聞悉出一途自是 朝廷之上無君子矣顧中
丞力贊 聖主養成人才包容狂直以勵士氣
忠義所激往往向風慕公道無私使私邪之

人尚浮厠於其間古人云種藝蓄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惟留意幸察某陋儒㤀知因書覩緌
不知其僭亦恃中丞中孚宏達不以其愚加之
罪也伏紙震怍不宣